# 五經稽疑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五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僖公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楚人伐鄭凌駕中國之意日甚桓公合諸侯于檉以謀之未幾而盟江黄又未幾而舉次陘之師矣君傳謂救鄭也今鄭已在會矣何救之有

文淵閣寶

翰林院印

城楚丘

楚丘非衛邑也何以知之春秋凡書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之為外邑而非魯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繫于諸侯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為外邑非魯自城也城內邑則不繫以國如城中丘祝丘之類是也及考隱七年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繫楚丘于來聘之下益知為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

丘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國邑爲氏故曰卜楚丘也衛詩稱作于楚宫作于楚室而未嘗曰楚丘也惟序詩稱衛楚丘此乃漢儒沿襲三傳之訛烏足爲據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曰春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道首惡之誅乎若或以賄故而首罪虞恐非春秋之意觀虞稱師豈特假道而已設令假道而非主兵則

當書虞人晉師豈不益見主者之罪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諸侯之子代父而朝且不可矧從母乎公羊謂來朝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按此直書以示譏未見內辭彼誤兼來朝讀之故有與其子俱來朝之說也

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亡國之善辭也此義謂罪晉不罪虞也以經義

觀或不然虞滅不知何時此特執之耳若聖人茍不
與滅當明書以示戒從而隱之何謂乎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諸傳皆以夫人為成風也按春秋夫人非成風也此
蓋聲姜初至廟見不書姜氏闕文也以經考之子氏
文姜哀姜已祔于廟仲子別有宮而成風雖存何謂
而廟見夫人之為姜氏無疑矣觀十一年陽穀之會

益信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奚齊未立故書曰殺其君之子不得與成君同稱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然卓與奚齊皆驪姬出也又少于奚齊國人乃以為子耶蓋卓立踰年上下之分已明故書君書弒不然里克之殺奚齊為討罪是春秋賞其姦而與之辨豈理也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會于鹹兵車之會也盟于甯母衣裳之會也兵車會者四衣裳會者十有一按春秋書會盟皆一法耳或謂衣裳或謂兵車不知何所據也如傳云二會之外其他會更何名也

諸侯城緣陵

十三年春諸侯會于鹹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及考前後經文未見王室之事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秖當謂為杞謀不當云王室

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鄫子于防而使之朝也先儒多宗其說按春秋内女適他國者必書曰歸于某季姬未先見于春秋而明年始書歸鄫豈得謂已嫁而歸寧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晦冥也又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此說或非經義按晦月之盡日也有事未嘗不書如成十六年甲子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是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月者嫌同日也按春秋無此義例事在一日何嫌于同必是文誤上書戊申朔此承上文當云日不當云月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

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秋江人黄人伐陳義同如
左氏云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季氏取項故
書滅雖罪季氏然非魯史為國諱之義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桓公沒羣公子争立宋襄乘齊亂欲以圖伯帥三國
之兵伐齊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按經義
或未然若納孝公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邾人伐
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也或書曰宋

公會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齊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于衛之法也今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事蹟秪當議其幸桓之死而伐其喪也不然孝公既納五月何以有甗之戰

郜子來朝

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桓二年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郜之鼎邑俱歸于魯魯或別封之以為附庸也以國未滅故書來朝與常文同公羊子謂失

地之君不名者兄弟之辭皆臆度也

公伐邾取須句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説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若如杜説則鄟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耶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

往伐取也

狄伐鄭

鄭在畿内王所倚毗頽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據左氏謂鄭人入滑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王怒遂以狄師伐鄭取櫟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耶蓋左氏見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偽撰以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以示其貶如取

櫟經亦當書豈止曰狄伐鄭哉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于鄭夫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謂夔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之非其罪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按諸侯失國必名如吳滅胡子髡沈子盈之類是也今不名者夔子小國姓名又未通于中國故不名若非其罪則書滅意已見之矣

衛侯燬滅邢

公羊謂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夫諸侯滅同姓名此出記禮者之妄按晉滅虢楚滅夔皆同姓而未嘗名也茍惡衛侯而絕則晉楚皆不可惡乎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初楚師圍宋宋使告急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盛豈能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剪其手足而破其黨

與也故齊桓伐楚有事于蔡晉文伐楚有事于曹衛而左氏於侵蔡則曰為蔡姬蕩舟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非惟使二公攘夷安夏之烈闇然不彰而且被其瑣瑣之譏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公怒刺之左傳以楚人救衛不克而殺買則與經文相牴牾蓋刺買在前救衛在後

公是時懼楚未懼晉也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役說者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及者以尊臨卑之辭非貶也入春秋以來諸侯相侵伐者多矣然皆為私計未有如城濮之戰尊王室安中國正夷夏之分雪會盂之恥使楚人不敢內侵者十有五年晉文之功偉矣誅意之說不亦矯枉過正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侯莒子盟于踐土

公穀諸儒俱謂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及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蓋諸儒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會其說稽之經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未歸也踐土鄭地也時王尚居踐土何謂下勞乎及考首止葵丘之會王世子宰周公皆與焉春秋不為諱而獨于子虎諱之耶此晉文既獻楚俘合諸侯而謀納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晉侯城濮戰勝衛侯懼而奔楚既而自楚復歸于衛或曰衛侯書名罪之也按春秋諸侯非失國不名言自楚則黨夷之罪自著不在書名以見也鄭字衍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謂河陽之狩晉文再致王孔子避致王之名改之曰狩按春秋是年晉文殺叔帶奉襄王還王城過河陽而講武焉諸侯從之公因朝于王所蓋河陽者

還王城所必由之路也謂之致可乎如左氏言皆于

經先會後朝之義不合也

衛侯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及考

經不著立瑕之文瑕必附咺咺既被戮瑕亦不免如

士穀箕鄭父之類是也若瑕果立已踰三年尊卑之

分既明安得稱元咺及瑕哉又安改其僭號而為公

子哉瑕之罪雖不可考然簒立之事必無也

衛侯鄭復歸于衛

按經文衛侯歸于衛當在殺元咺之上此或傳寫之誤不然衛侯未歸叔武方攝衛事元咺誰為殺也若謂叔武殺元咺叔武賢者國且讓而大夫豈敢專殺乎此足以證傳寫之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記者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按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以此知郊之僭自僖公始故魯頌所述皆僖公事其不本於成王明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者壞也言壞周公之法也孰謂成王盛時而遽壞周公之法乎蓋周季諸侯不遵法軌豈特魯也吳越徐楚僭而稱王皆可推矣不然入春秋已歷四公幾百年而郊祀之事不一見何也明堂位所載出於漢儒附會安得舍聖經而從記者之説乎先儒張元

德趙企明金吉父皆謂魯之郊不自伯禽始亦必有所據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鄭圍衛又侵齊頻年騷繹中國晉使郤缺帥師敗狄于箕傳謂書人病晉以衰服即戎耳按春秋凡會盟戰伐書人非君也亦非命卿也晉僅而後勝乃貶不幸為狄所敗當何以書也

文公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公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書敗績者罪其自取爾先儒或謂晉及秦晉主乎是役也此蓋疑戰于彭衙而發也按公穀皆謂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是役謂晉出其不虞逆而敗之則可主戰則不可

八月辛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廬陵李氏曰祫者象生有合族之義列昭穆齒尊卑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父為

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已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

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為位次之逆不以為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之義恐未至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以四國稱人貶也按春秋内大夫帥師則稱名氏外大夫帥師則多稱人如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桓十四年宋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襄公結怨殘民其罪自見亦不必以稱人為貶也

王子虎卒

按左氏注王子虎太宰文公王之卿士也内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公羊注子虎即叔服如其說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也此分明為二人宋儒不可考亦以為一人蓋前注誤之也

雨螽于宋

公羊子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按春秋書鄰國之災如襄二十年齊大災昭九年陳

大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之類甚多蓋有關則書來告則書非特為王者之後而始書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俱以成風為莊公之妾考之經文十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一也比事而觀蓋為僖公之妾無疑矣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天子厚禮諸侯之妾母其義自明傳謂來歸仲子

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公羊曰晉襄公使狐射姑將處父止之襄公告射姑射姑出刺處父于朝而走設有之當在襄公時何為

在襄公既葬之後乎如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華元出奔晉則殺山者亦華元乎按樂正子記靈公幼處父謀于趙盾欲易之不克誅焉故稱國君與臣同殺之詞也此說近是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杜氏曰猶者可已之辭此特一說耳春秋有同辭而異議者如僖三十年免牲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今年閏不告月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幸其不已者愛

禮存羊之意也

晉先蔑奔秦

左綿趙氏曰左傳以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先蔑奔秦且襄公之卒於是期年晉始謀立君妥也且初言先蔑如秦次言蔑將下軍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在將兵之列既已將兵敗秦而又奔秦皆理之所無也

郕伯來奔

左氏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狥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按朱儒未嘗為君春秋豈容以郕伯書而不名也郕伯事雖未詳其來奔必為國人所逼不名闕文

子叔姬卒

子叔姬卒左氏以為已嫁于杞遭出雖絶猶以恩録若然當繫以國如郯伯姬之類是也今不繫以國公

羊謂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此說似近其稱子叔姬者別其非先君子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者謂齊舍立未踰年而稱君重商人之罪也按春秋已即位稱君未即位稱子如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是頃公已即位矣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書鄭伯伐宋則是悼公已即位矣春秋凡書未踰年君者皆類此不謂因重商人之

罪而稱君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歸齊舍已弑叔姬欲還魯不得魯告于王王使單
伯往諭商人不聽因并單伯執之凡執人者法皆書
人先儒或責齊人不討賊而北面事之蓋就人字生
義誤矣

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期左氏遂

曰諸侯五年兩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之禮則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相朝之文五歲再相朝子太叔之言也非古也

## 四不視朔

文公四不視朔先儒謂以疾詐齊其説信然至六月已視朔矣郪丘之會公亦不往乃使公子遂及齊侯盟何也以此知不視朔實以疾非詐也其後因循朝廟視朔之禮皆廢自此始

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稱君君無道也傳其學者遂以宋昭為無道而見弑也見弑之君無道者莫甚於齊襄楚虔經皆書弑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宋昭非二君比也獨以無道稱而弑者免其討豈春秋撥亂反正之義乎蓋弑者賤故不登于策也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

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而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如此是莒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僕既與國人同弒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此蓋弒者衆故不名也

五經稽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經稽疑卷六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先儒以敬嬴之罪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夫魯之聲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稱婦姜以別于君母所謂有姑之辭是也然敬嬴之罪豈於稱婦

姜二字足以顯之乎夫人氏不氏則文有衍縮爾非
義之所在也

郳子來朝

豐氏曰按郳子之朝宣與滕子之朝桓同皆直書而
罪自見或謂滕為仲尼貶其爵而郳子何以不貶乎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氏曰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也盾將弑而假手
於穿穿盾族也受盾之賜惟驅是從是亦鷹鸇之用

爾彼欲得禽者豈鷹鸇哉捨盾而治穿穿固受惡無辭而盾之姦得免豈春秋討賊之義乎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窮惡之首而誅其心也其義甚明左氏引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甚矣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或曰公子宋弒其君而歸罪于歸生者何蓋歸生鄭之命卿秉國之鈞恃功驕恣不獲于君陽為畜老憚

殺之言陰實假手于宋以遂其惡此逆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又嘗考左氏後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在當時已以歸生為罪首矣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身負大逆而預國事再見于經者足以見晉無臣子爾公羊謂復見則不為弑君豈不謬哉蓋弑君者其後別有非禮非義之事則見無則不復見矣盾

之見者以與衛孫免侵陳耳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者萊之屬邑也齊侯夏伐萊而秋取之特間一時爾故不再書齊也或謂魯取非是

楚子伐鄭

永嘉黄氏曰楚莊之立加兵于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人者大夫為將也蠻夷猾夏何可襃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陳殺其大夫洩冶

先儒謂洩冶直諫於昏亂之朝以取死故春秋書名以貶之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而極於見弑耳夫人臣之義既已委質豈能緘默苟容以保身遠害為得以無自立辟為戒乎觀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則洩冶之被殺必為春秋所與也如凡例言洩冶書字陳君書名尊卑之義不亦倒乎春秋烏得為正名之書也

齊崔氏出奔衛

四明豐氏曰三傳作崔氏傳寫之譌蓋篆文夭氏相近故殘缺而意補之耳今據石經子夏傳為正信公二十八年左傳記崔夭會戰城濮距此三十二年計夭之齒僅五六十此時宜尚存爾而於此以為崔杼以族奔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距此二十年經於襄二十五年書崔杼弒君傳於襄二十七年言崔子縊計杼為大夫之時縱

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以與於國政則奔衛之時杼尚襁褓安能有偪高國之勢而以族奔邪其為崔夭無疑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先儒謂徵舒之弑君不書名氏則不知禍亂何由而生洩治之言何由而驗按春秋之討賊之法非盜者閽者未有不書名氏不書則幸而免耳徵舒陳大夫也豈盜閽之類可比耶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致宋伐按職方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入春秋來滕未嘗通晉也此蓋恃魯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遂以為恃晉誤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先儒稱殺夏徵舒義也取其國惡也此一事也而藏否懸絶若此蓋就人字子字生義恐誤楚之殺徵舒

者正以為縣陳納叛之地也若果戡亂弔其民定其國而去孰曰不可今陳已亡而殺徵舒何益也胡氏謂假于討賊以縣陳信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謂晉以衛之救陳來討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於是自殺衛人以說于晉而告于諸侯如此何以稱國殺也稱國殺君之意也否則孔達以一身而免衛之魚肉春秋必異其文以示褒也

## 楚子旅卒

楚莊或以為五伯之一愚嘗究其說竊有疑焉何則今之學者論文考古折中於孔子而已矣孔子有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初未嘗言宋襄秦穆楚莊也及觀孟子所稱五伯亦未有明訓今之所傳皆注者之辭爾孔子獨於桓文有取者以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皆有功于王室有裨于生民不使中夏遂為夷狄也若宋襄迄無成功而

秦穆楚莊皆嘗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冠哉故知五伯之說非春秋意也或謂左傳注又有五伯夏曰昆吾商曰大彭豕韋周曰齊桓晉文亦未敢以為是也

成公

作丘甲

杜氏曰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也按一甸之地蕪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辨之哉亦不

能頓取於人如此之暴也丘甲者則是丘出一甲視
舊賦僅增三之一耳以丘出故曰作丘甲也
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侯伐魯遂乘勝伐衛衛使孫良夫出師禦之而敗
于新築齊之修怨黷兵侵虐小國其罪甚明也傳者
以及齊師責衛夫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為主
新築衛地若從傳豈有衛伐齊而復戰于衛地乎是

戰也報宣十八年衛世子臧伐齊之役

公至自伐鄭

君之出入史必書之其不書者史失之也今成公伐鄭歸飲于廟禮也傳以為危之蜀之盟何以不危之乎其說蓋不可考也

新宮災三日哭

杜氏曰宣公之廟主未入故曰新宮按魯侯國宗廟之建已久即宣公祔廟自有昭穆之次安得為宣獨

立宮也設爲宣宮災三日哭此爲得禮亦何用書以
新宮乃侈欲之奉所不當哭而哭者也

吳伐郯

先儒謂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按四夷稱子乃成周之舊典也何以知之夫子嘗曰
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今之世反古
之道烖必及其身吳本伯爵今改爲子可乎當是時
夫子秉周禮以律周人猶恐周人不服矧制度自已

出乎故曰四夷稱子皆成周之舊典非仲尼之制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何氏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成公年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按經皆稱天王獨此稱子必傳寫之誤廬陵亦以前二解迂謬不可從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經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左氏俱曰出也按二姬書有詳畧必有當絶不當絶者何也杞叔姬書卒書逆其喪歸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然二姬之事雖不可考而杞則詳而禮郯則不言所終當絶不當絶者亦可知矣左氏俱出之說或不足據

齊人來媵

清江劉氏曰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足矣又何為及其媵哉凡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

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為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曾衛是會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傳之言未足信也

仲嬰齊卒

仲嬰齊乃歸父之子襄仲之孫傳以為公孫嬰齊也如傳云十七年復書公孫嬰齊卒何也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忠簡曰曹伯之罪於經無據左氏謂曹伯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之若然則負芻殺未踰年之君與

齊商人弑舍罪均矣安得畧而不書邪又云會于戚討曹成公果討之安得更與同盟邪

宋魚石出奔楚

平公初立蕩澤作亂宋魚石奔楚傳謂澤與魚石皆桓之後也以同族懼而出奔按是時五大夫皆桓族何獨一魚石哉觀它日據彭城以叛則魚石黨澤之心可知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兩言會者內大夫會諸國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故其文不容不然爾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按首止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吳何人也春秋以比王世子哉此蓋晉率諸侯而會吳其義亦甚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凡書敗績者皆稱師如戰于鞌齊師敗績戰于泓宋師敗績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之類是也蓋敗未有書爵者鄢陵之戰楚再稱子誤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先儒謂用者不宜用也其意似用人以祭矣若果用人以祭左氏素好誇誕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之于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宇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

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按邾楚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于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有執仇讐之事也用字與用田賦用致夫人之義略同魯號稱秉禮之國豈有用人以祭之理蓋傳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用人其支離亦至是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四明程氏曰左傳齊殺其大夫國佐以轂叛故如國佐果以國叛則是逆賊也當書曰齊人殺國佐與晉

人殺欒盈同一辭可也不得言齊殺其大夫矣且叛逆而為立其後使國弱嗣無是理也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如胡氏說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告

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乆近

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外限界在

焉邑雖屬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鄭明虎

牢非鄭所宜有也按諸傳或謂不繫鄭為中國諱伐

喪也或責鄭僖不能守也及觀春秋大旨蓋城虎牢

為天下計非為鄭一國言也鄭方黨楚若鄭能守是益楚窺竊中國之志可乎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諸傳皆以諸侯而盟王臣抗也獨杜氏謂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會盟以安王室與葵丘首止之會不同葵丘首止齊桓假王人為重故不敢盟與今單子奉命來盟義甚殊不然悼公賢君且不敢盟同

列於國中矧與王臣盟乎

八月辛亥塟我小君定姒

此襄公妾母也公羊本姒作弋不然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本為正姒字誤

莒人滅鄫

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稱人者莒公子鄫之外孫蓋欲立其出也先儒多宗其說獨陸氏不然謂定六年鄭滅

許哀元年許復見于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恠若鄫人實取外孫以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也且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異姓為後乎按二傳之意莒人欲立其子鄫不從莒遂滅之以為附庸至昭四年魯復取之再見于經故生此義非立異姓以為後也

季孫宿如衛

左氏謂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按子叔聘在元年豈隣國經七年始來報聘其閒往來聘者亦多但非卿不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不生名此名鄭伯者何以鄭伯如會而卒也一事故不得兩舉其名若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髡頑卒于鄵則髡頑又似一人矣亦非史體所以首志其名也穀梁傳以為弒也弒而書卒是春秋庇其逆賊

而不討豈理也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故為此會謀討不睦而左氏謂聽朝聘之數何邪悼公處同列猶執謙不盟國中豈以朝聘之數而僭命之邪其後會吳于柤亦以陳鄭叛之之故

同盟于亳城北

同盟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秖言十二國而無鄭何也蓋晉三駕之兵

皆為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苟以此盟為鄭服而鄭何為又從楚有伐宋之師邪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劉畿内采地未有宋來聘魯而遠盟于畿内者也蓋下有劉夏之文誤增于劉二字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凡書弟者譏其兄不兄弟不弟耳陳侯果不道黄當

力諫令棄之而逃夷狄豈無罪哉傳以黃稱弟得弟
道故不貶義恐未當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盟澶淵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兩會齊侯皆與焉
則知諸侯之會以齊服故爾左氏以為錮欒氏非也
考之經文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不言所自左氏
疑其自齊故為此言以實之且欒盈之奔未甚于趙

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欒盈此傳之可疑者晉為
伯主豈應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
無者也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伐巢及門而卒故書門于巢卒若曰吳伐楚過
巢門于巢遏卒於義不順也三傳見其文奇遂謂吳
子為巢人射死及考春秋惟魯事諱臣子不忍之義
也於它國何諱焉此與鄭伯髡頑卒于鄵義同

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黄氏曰十二月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為閏月明矣而不書者以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足二十五月安得謂三年哉此說誠是但所謂不數閏者譬如十二月喪者不數閏十二月也非謂閏十二月喪從正月数也如其說是卒之日皆可移矣杜氏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文六年又書閏月不告月如楚子果于閏

月辛則即書閏月何害也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吳子使札來聘

程氏端學曰四夷入聘史有常法諸儒以札讓國致亂春秋去其公子以貶按札讓國在聘魯十三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為之貶乎春秋即此事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臧否也如楚公子貞公孫舍之侵宋猶夏也公子翬公子慶父弒君逆賊也春秋皆不去公子札不過讓國致亂春秋乃

去其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

楚子使遠罷來聘

傳以志其姓氏為進之如公子午公子貞伐鄭俱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蓋大夫姓氏通于中國則書否則但書人而已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伯姬卒適與宋災同日蓋災在前而卒在後也災既有日而伯姬蒙上文故不再舉日而非逮火而死

也左氏見伯姬卒于宋災之日乃為之説又謂伯姬賢故卒之以理而言雖女子亦當避之況伯姬時年六十矣其以夫人之尊而火至其側姆亦何事而不在耶夫身者父母之遺體遇火而不避卒喪其身可謂賢乎

葬蔡景公

前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至是始葬夫諸侯見弒而不書葬者或因其國亂或不以葬期來告或告而不

往會也是時蔡屬楚魯方事楚因往會葬而史書之

以此知公羊傳謂賊不討不葬者誤也

子野卒

左綿趙氏曰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俱以為弑而子野獨以為毀何也于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也此必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不

然不地不葬文與般赤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以展輿弑君而自立按展輿莒公子也子弑其父與蔡世子般楚世子商人無異春秋為之諱使後世何所取信乎稱人微者微者故不登于策也

五經稽疑卷六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